

## 李長吉歌詩源流舉隅 (上)

朱君億

## 引 言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白居易新樂府自序）這些話足以說明樂天作詩的表現方式；又如「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前人與元九書）「為時而著，為事而作。」這又代表他對文學內容的主張。

白氏所處的中唐時代，宦官既擅握中央兵柄，強藩則連兵縱橫；而外患方面：吐蕃、南詔，又侵暴邊陲，幾無虛歲，中央統治區，中央統治權都因而日益削弱，所以賦斂不時，民生凋敝，自然也便成了無可避免的結果。因而白氏的詩歌，在表現的方式方面，既能做到「其辭質而徑」的自道，又近於「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彭乘墨客揮犀）的傳說。在

內容方面既又多「為時而著，為事而作。」常道民間疾苦，他之所以能引起：「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直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元稹白氏長慶集序）「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嫗婦處女之口，每有咏僕詩者。」——（白居易與元九書）；「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如此的廣大社會共鳴，是一點也不偶然的。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平易近人的作品，未必便能做到大家雅俗共賞，元、白二氏的詩篇雖然風靡天下，當時詩風與之迥異者，便有韓愈和他門下不少有名的詩人，韓愈他們對元白詩所持的批評，我們今日固不易見到；但是我們從「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誇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元稹有李杜優劣論）——（韓愈調張籍）和李賀的：「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

——（康駢劇談錄）的譏斥元稹，以及白氏自謂：「近時韓閣老，疏我先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久不見韓侍郎，戲題四韻以寄之。）「詩成淡無味，多被家人嗤，上怪落聲韻，下嫌拙言辭。」——（自吟拙什）看來，韓愈他們對元白作品的態度，顯然是輕蔑的。不過，這些並不是載道言志的內容傾向上有所區別；憂時傷事，忠君愛國的思想，想以詩歌來表現，大家儒家的傳統觀念，原本一致，甚至「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原道）的韓愈的傳統觀念，要比「海山不是我歸處，歸即當歸兜率天。」——（笑客說作詩）的白氏受了佛教影響的思想，來得純粹；而他們興趣的重心，却只是在表現的方式上而已；韓氏作詩的主張要「險語做鬼膽，高詞媲皇墳。……」——（醉贈張秘書詩）要「橫空盤硬話，妥帖力排寡。」——（薦士詩）要「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送無本師歸范陽）這便和白居易所主張的：「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

章歌曲也。」的表現方式大相徑庭了。

然而，要達到韓愈詩歌，所表現的境地，才氣稍小，筆力稍弱的人是辦不到的；韓門健者，如孟郊，如賈島，尚不免有「寒」「瘦」之譏，盧仝劉義輩則狂怪得時使人會生不知所云之感。客觀地說：韓愈這一派的詩歌，惟其力反平庸，大受老杜「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影響，因此天才較弱的孟郊賈島便只有「吟成五個字，撚斷數根鬚。」「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拼命地烹字練句了。他們表現的方式既力求其深刻，歌詠社會疾苦的內容，也較元、白「元和體」為少，所以在橫的方面說，當時的流傳範圍，韓氏及其門下諸子那就遠不及：「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的白詩廣泛了！再以對後世的影響而言，除了韓愈本人的詩，有不少後起才氣較大的人，向他有所取法以外。「郊寒島瘦」已是問津者稍稀，盧劉的狂怪，對之有興趣的人，那便竟成絕無僅有了。但是韓門諸子中，以詩名當世的，應推李賀的年紀最輕而得名最早。（據一般的推定，他生於唐德宗貞元六年（公元七九〇年）約比韓愈小二十二歲）我們從舊唐書李益傳：「善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又「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言：『碧嘗讀李長吉集……』」（計有功《唐詩紀事》）和近人朱自清謂賀「十五歲以樂府歌詩名於時。」——（李賀年譜）來看，顯然他從小作詩，等到韓愈成了「文章鉅公」時，長吉早已名滿天下，他的作品甚至被「雲韶樂工，合之管絃」——（舊唐書本傳）了。因為他的詩本自別有淵源，雖然今人蘇雪林氏

認為他受韓愈：「詩風感染，當然是可能的事。

——（《唐詩概論》）不過我以為高軒過既非長吉七歲所作；——（見王琦《昌谷集註》）韓愈為國子博士，李賀以雁門太守行詩卷晉謁時，——（朱自清：《李賀年譜》：認為在他十八歲時）其詩既已相當知名，自成風格，縱受感染，改變不會太大；若以他現遺的作品言，胡雲翼認為：「並非韓愈盧仝一流。」——（《中國文學史》）蘇氏謂其「獨成一家。」——（《唐詩概論》）而此點今人周誠真持之尤力，「以前論詩的人常把李賀歸入韓愈派，……現在還有不少文學史把他與賈島盧仝同列，真是黑白不分，妍媸莫辨了！」——（李賀論）這自是極正確的見解，同時他不但當時「獨成一家」，即在後代，「鬼才」雖也有「曲高難和」之感。然而以他生前和死後影響，流風所及，不但當時並肩共鳴的不乏其人，即是「玉樓赴召」以後，儘管他的身世雖然坎坷，人生雖然短促，可是他異軍特起的作品，仍然瓣香私淑的代有其人，與元白裔流作一對比，足為韓門吐氣。可見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其潛德幽光終久不會泯沒，我因在資料十分困難下，草創此篇。

#### 一、楚辭、樂府、魏晉六朝

近人王禮錫有李長吉評傳——（神州國光社版見楊家駱《中國文學百科全書》所載近三十年出版文藝書籍目錄）在台難覓，我未之見；不過近來此間論列李氏作品的文章，這幾年來頗有幾篇；但是比較注意論及李氏作品淵源的，常見的，似只有胡雲翼氏的《唐詩研究和蘇雪林的唐詩概論與近出的周誠真的李賀論等書，胡雲翼氏曾謂：「

李賀詩無論用一個小小的字眼，或是全篇結構，一切都離奇，全不像其他的詩人。總之，一切從前美麗的評語，曾經用來讚美詩人的，沒有一個評語適宜於李賀。無以名之，乃稱為『鬼才』……大約李賀以特殊的性靈與情感，不因襲古人，而直接與自然相契合，由苦吟以得之，是以造成一種獨立的創造的新作風。」——（《唐詩研究》）。

而蘇雪林氏則以為：「他從六朝宮體，採取香艷的感情和華麗的辭藻，使詩恢復了美。又以李白之飄逸，韓愈之險怪，孟郊之刻削，融在一爐，百鍊千錘，成為他自己的奇辭壯采。」——（《唐詩概論》）周誠真氏則謂：「王琦說：『其源實出自楚騷，步趨於漢魏古樂府』，是相當有見地的。」前二位的著作對於長吉詩歌的評價，實在可以說推崇備至，對於作品的分析，也都十分中肯；但是從對其作品淵源的意見言，胡書認為「長吉不因襲古人，而直接與自然契合，由苦吟以得之，是以造成一種獨立而創造的新作風。」如果皮相地看來，我們初讀昌谷集，往往都免不了會有同此印象；可是如肯將長吉的作品稍加細釋，則蘇氏所謂：「他從六朝宮體，採取香艷的感情和華麗的辭藻……」——我們便不能不同意蘇氏的看法正確了。雖然她所指的其他諸家給予的影響，我以為長吉除了偶採太白自高而下的寫法外，以作詩時間言，以作品風格言，他與韓孟在趨向深刻的大趨勢上雖無不同，但是他的「險怪」，他的「刻削」仍然是另一家數。

我認為文學是文化中的一條整流，後人絕對

不因襲前人，可以說絕對是不可能的，因此對胡氏以爲長吉「不因襲古人……造成一種獨立創造的新作風。」之見，這祇能把它作爲一種相對比較的看法，同時蘇氏所見，也忽略了李詩另外的一個更重要的淵源——楚辭。周氏雖所引正確，而又惜無所析述，失之太簡；我們若稍加注意，便可以發現與長吉同時以及稍後的沈亞之與杜牧之，他們已各別地將長吉詩歌的兩個重要來源，早加指明了：沈亞之與李長吉同時，又同係韓退之門下，兩人交誼甚厚，——（李集有送沈亞之下第詩可證）沈亞之當時即曾指出：「故人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艷之句，誠以冠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沈下賢集送人序）這也正是蘇雪林氏在他的書中所指出的一面。到了時代稍後的杜牧，（杜牧之生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即公元八〇三年，較長吉約小十三歲見柳存仁中國文學史）他於長吉逝世十三年後，受其好友沈傳師之囑，作李長吉歌詩跋的時候，則又以爲：「……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得無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深嘆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蹊徑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在這一段話裏，牧之不但簡明地指出了他的作品和六朝宮體的關係，同時更詳說了長吉歌詩更大的淵源係來自楚辭；「英雄識英雄。」杜牧之不但是當時認識「鬼才」的巨眼，即

是時代直至今日，凡是論及長吉歌詩淵源的人，王琦、蘇雪林、周誠真諸人，仍舊都出不了他的看法範圍。沈亞之與長吉既係好友，他說李詩曾受六朝影響，當然得之於長吉承認；另一方面，杜牧之在童年時，雖然長吉已經逝世，未必便會親晤，不過他既會斥元白詩爲：「纖艷不逞」。（見新唐書本傳）而深具反感，那麼他進而對李詩的注意，固很自然；而且以他又會爲長吉好友沈傳師的江西團練判官看來，則其詩序中謂爲「騷之苗裔」的見解，也無異間接傳自於長吉本人之口。現在我們再從長吉所遺約二百零七首詩（集外詩不計）客觀地從它的內容中尋找，這兩大淵源的痕跡，原是很顯然的。——現在再把它客觀地析證如下：

首先：我們須注意的是長吉歌詩中，屢會提及楚辭及其有關的人，物如：「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傷心行）「長安有男兒，二十心已朽，楞伽堆案前，楚辭係肘後。」——（贈陳商）「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昌谷北園新筍四首之二）從這些話，我們足以看出他對楚辭既是如此的傾心，他的作品焉得不受影響？又如「楚女」、「楚魂」、「楚練」之類的名詞，他的詩中也極喜歡使用：「市南曲陌無秋涼，楚腰衛鬢四時芳。」——（洛妹真珠）「夜飲朝眠斷無事，楚羅之幃臥皇子。」——（夜飲朝眠曲）「爲看煙浦上，楚女淚沾裾。」——（釣魚詩）「月風吹露屏風寒，城上烏啼楚女眠。」——（屏風曲）「鶯唱閨（閩）女歌，瀑懸楚練被。」——（昌谷詩）「覺騎燕地馬，

夢載楚溪船。」——（潯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楚魂尋夢風颯然，曉風飛雨生苔錢。」——（巫山高）其他如以楚辭中篇名作篇名的「湘妃」；以楚辭中首句作篇名的「帝子」——（楚辭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至於使用楚辭中詞句，或類似楚辭中詞句，尚有不少，今再將其對照列後：

## 李賀昌谷集

## 楚辭

- 一、「熊咆食人魂。」——（公無出門）「雄虺九首，吞人以益其心些。」——（招魂）
  - 二、「水光蘭澤葉。」——（追賦畫江潭苑）「沐蘭澤，食若芳。」——（文選宋玉神女賦）
  - 三、「光風催蘭吹小殿。」——（春書）「光風轉蕙，汜崇蘭些。」——（招魂）
  - 四、「光風轉蕙百餘里。」——（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光風轉蕙，汜崇蘭些。」——（招魂）
  - 五、「閑取珍珠擲龍堂。」——（帝子歌）「魚鱗屋兮，龍堂。」——（河伯）
  - 六、「睍睍何足云。」——（榮華樂）「露雞啼，腐而不爽些。」——（招魂）
  - 七、「嗾犬狺狺相索索。」——（公無出門）「猛犬狺狺而迎吠。」——（九辯）
  - 八、「砥掌偏宜佩蘭客。」——（公無出門）「緜秋蘭以爲佩。」——（離騷）
  - 九、「鬪扇未開逢狺犬。」——（仁和里雜叙皇甫湜）「猛犬狺狺而迎吠兮。」——（九辯）
- 他如長吉詩中喜歡用宋玉、襄王的又有下列數處：「宋玉愁空斷。」——（惱公）「尋常輕宋玉。」——（謝秀才妾綉練詩之四）「宋玉無歸魂

。——(自昌谷到洛後門)「今日似襄王。」——(追賦畫江潭苑)然而這些尚不足以語其精神，我們若再看：帝子歌，秦王飲酒歌，李夫人，湘妃，老夫採玉歌，宮娃歌，宮街鼓，夜飲朝眠曲，安樂宮，苦晝短，猛虎行，拂舞歌辭，箏篋引，榮華樂，這些詩實在都不出楚辭中多數作品託辭以諷的範圍，而苦晝短這首詩，更多少有些模彷彿楚辭的天問。巫山高、神絃曲、神絃、神絃別曲，這四首，都很有楚辭山鬼，迷離恍惚的意境；而公無出門，更極其神似楚辭招魂與大招二作中的四方多為害人惡物，均不可往的意境了。同時，長吉詩歌裡的神仙奇物使用之多，除了後來大做遊仙詩的道士曹唐之外，他與同時的詩人相比，在這一方面，比例地說，的確要算相當地多的。——他為何要如此寫法？我們可不要忽略了，「屈子悼宗國之亡，其憂大，故其辭覺，賀當平世，何至哀憤楚激，嘔心作詭譎之辭？……曰非也，賀王孫也，所憂宗國也，和親之非也，求仙之妄也，藩鎮之專權也，閹宦之典兵也，朋黨之鬱成，而戎寇之禍結也；以區區奉禮之孤忠，上不能達之天子，下不能告之群臣，惟崎嶇驢背，託諸幽荒險澀諸詠。」——(宋琬昌谷集註序)「賀不敢言，又不能無言，于是寓今托古，比物徵事。」——(清姚文燮昌谷詩註序)這兩段話說明了李氏所受大環境的影響略類屈原，而「他功名不得意，心境憂鬱，又以刻苦吟詩，愈多疾病。……這是他個人身世的感受。」——(蘇雪林唐詩概論)惟其如此，他的作品產生了一種有感恩刺懣，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

。——(杜牧李長吉歌詩跋)的楚辭精神，正是自然的趨勢，所以綜合內容和意識言，楚辭都足稱是長吉歌詩最大的淵源。

現在我們先看看前人對他的作品和漢魏六朝樂府和宮體詩的關係的意見，除了沈亞之最先指出「故人李賀，善擬南北朝樂府古詞。……」——(沈亞之送人序)為最早外，其次便是杜牧之在李長吉歌詩跋裡認為：「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況，離絕筆墨蹊徑間。……」而新舊唐書亦認為：「其樂府數十篇，至于雲韶樂工，無不諷誦。」或「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太平廣記亦謂其：「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又如「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為新樂府。」——(趙璘因話錄)「李賀樂府數十，流播管絃。……」——(徐應秋談薈)或問陸放翁曰：「李賀樂府極古今之工。……」——(趙宦光彈雅)「大曆以後，解樂府遺法，惟李賀一人。……」——(毛馳黃詩辯坻)從這麼許多人的意見看，長吉樂府的價值，已可見大家都是一致推崇的。我們再看長吉約二百零七首詩中(集外詩不計)即單以詩題而言，其與樂府關係如何？當可於下表視之：

昌谷集詩題與漢魏六朝樂府題解的對照：  
昌谷集 樂府  
一、雁門太守行 樂府詩集：乃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  
二、大堤曲 梁簡文帝作雍州十曲之一。或謂出自宋隨王誕襄陽十曲之一。

- 三、蜀國絃 樂府古題要解有：蜀國絃
- 四、蘇小小墓 樂府廣題：蘇小小錢塘名倡，古樂府有蘇小小歌。
- 五、走馬引 古今註：走馬引，楊里牧恭所作。
- 六、堂堂 唐書：隋樂府有堂堂曲。
- 七、公莫舞歌 沈約宋書：公莫舞，今之巾舞。賀謂南北府率有歌引。
- 八、惱公 姚經三註：即樂府「惱懷也」。
- 九、難忘曲 樂府詩集：相逢行……李賀有難忘曲，亦出於此。
- 十、後園鑿井歌 晉書：拂舞歌辭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作牀」，賀詩出此。
- 十一、石城曉 樂府有石城樂：又樂府有「莫愁石城西」句，賀詩出此。
- 十二、艾如張 宋書：漢鼓吹十八曲之一。
- 十三、摩多樓子 樂府雜曲歌辭有：摩多樓子。
- 十四、苦筍調嘯引 吳正子註：樂府有調笑引，笑亦作嘯。
- 十五、拂舞歌辭 晉書：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歌。
- 十六、箜篌引 古今註：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作。
- 十七、「李憑箜篌引」 長吉借用作題。
- 十八、巫山高 宋書：漢鼓吹十八曲之一。
- 十九、江南弄 樂府詩集：「樂府解題」：「江南古辭」。



廿、神絃曲 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神

廿一、神絃 絃歌十一曲。」

廿二、神絃引曲 從前曲行出。

廿三、上之回 樂府古題要解：漢武帝時作。

廿四、塞下曲 樂府詩集：晉樂書志曰：「出

塞入塞曲，李延年作。」

廿五、塘上行 王僧虔技錄：塘上行乃相和歌

清調六曲之一。

廿六、將進酒 宋書：漢鼓吹十八曲；有將進

酒。

廿七、追和何謝 樂府詩集：銅雀台，一曰銅雀

銅雀妓 妓。

廿八、夜坐吟 樂府有夜坐吟，始於鮑照。

廿九、上雲樂 古今樂錄：上雲樂有七曲。

卅、綠水曲 樂府詩集有：綠水曲。

卅一、李夫人 樂府詩集有：李夫人歌。

卅二、安樂宮 王僧虔技錄：相和二十八曲中

有新城安樂宮行。

現在已列明了長吉詩題和樂府諸題的關係。

其次，我們再來談及他的宮體詩：蘇雪林氏以為

：「唯美文學既發源於李賀，而李賀之成功又得

力於宮體。我們知道齊梁之際，發生一種宮體文

學，梁簡文帝，陳後主均工爲之，這派文學，却

不專寫宮掖生活，凡一切綺羅香澤有關女性的描

寫，都可包括在內。……開(元天寶)後，勢雖不

振；但潛流並未斷絕，到這時代，便復活而成爲

詩壇勢力。我們又要問宮體何以會在這時(元和

，長慶以後)復活。原來，唐人本喜作宮詞；元

和時白居易又把那傳奇文學性質的唐明皇，楊貴

妃故事，製成一篇長恨歌，……一時傳遍天下。

他又作江南遇天寶樂叟等長詩，元稹又仿他寫了

一篇連昌宮詞，都咏天寶遺事。在這刺激之下，

文人的興趣，一時傾向宮庭故事，宮詞的規模便

宏大起來了。中唐王建用七絕體裁，寫了一百首

宮詞，王涯也做了三十首。……都可說由宮庭故事

變化出來的，宮詞文藻美麗，李賀乃少年詩人，

驚才絕麗，所以更喜爲這個體裁的嘗試。」(唐

詩概論)本來以時代和年齡來看，元白二王，年

輩都較長吉爲先，當時政治上的地位也比長吉爲

高，甚至以詩名論，除了王涯因爲不多作外；(

但鄙臆長吉之進入仕途可能由於王涯的關係，當

於另文論及。)元白的名氣，也比長吉響亮，所

以長吉對宮體詩的興趣，自然不能說和他們沒有

關係。據蘇雪林氏的分類略計：「李賀的宮體詩

，計有三四十首，有標明宮殿字樣，如過華清宮

、安樂宮、宮街鼓，三月過行宮、賦御溝水；有

的寫古代宮庭故事，如李夫人歌，銅雀妓，金銅

仙人辭漢歌，秦宮詩，銅駝悲，梁 古意、瑤華樂

、有的寫宮中婦女生活，如：河南府試十二月樂

詞，貴主征行樂、宮娃歌、夜來樂、有的託爲遊

仙體裁，如天上謠、秦王飲酒、湘妃，貝宮夫人

等。」——(唐詩概論)可是話得說回來，我們

很相信蘇氏所說：「照思想的原則，一種思想或

文學主義之復活，一定要加上經過的時代色彩，

藝術也比較進步，復活的宮體也和六朝宮體大不

相似。」——這意見對元白二王等的作品，固是

確論。然而長吉的作品，無論樂府或宮體，雖然

同樣也是新的面目；可是他與漢魏六朝詩歌的關

係，却比受同時代諸家的影響要深厚得多。所以

他的好友沈亞之說：「故人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

古詞。……」(沈下賢集送人序)他自己也說：

「庾肩吾於梁時，嘗作宮體謠引，以應和皇子，

及國勢淪敗，肩吾先潛難會稽，後始還家。僕意

其必有遺文，今無得焉。——故作還自會稽歌，

以補其悲。」——(還自會稽歌序)又如：「寒

食諸王妓遊，賀入座，因採梁簡文帝詩詞，賦花

遊曲，與妓彈唱。」——(花遊曲序)它如追和

柳惲，首句即用柳作江南曲之「汀洲採白蘋，日

落江南春。」爲「汀洲白蘋草，柳惲乘馬歸。：

」亦足窺其對齊梁詩人的如何景慕。今就管見

先舉宋鮑照行路難四首之三與長吉將進酒對照，

以明其表現方式的脈絡相通：

行路難之三(共四首) 鮑照

奉君金巵之酒盃；瑤瑤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帳

；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成將暮，寒花宛轉

時欲沈。願君裁悲且滅(疑滅)思，聽我抵節行

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

李賀

將進酒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

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鼙鼓，皓齒

歌；細腰舞；沉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

。勸君終日酌，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這兩首詩，均同用樂府題名，表面看來，前

者全爲七言；而後者則爲三言、七言、八言的混

合品，形式上雖然好似不類；但是我們細看寫法

，所謂：「設色穠妙」方面，固然大略相仿，而

金卮酒盈，瑋瑋雕琴，芙蓉羽帳，蒲萄錦衾諸珍物，鮑的「行路難」起首用之，李詩則琉璃，琥珀、真珠、龍、鳳、玉脂等珍物亦用於將進酒之諸起句中，可見其表現手法相似。另如：「紅顏零落歲將暮，寒花宛轉時欲沈。」與「沉是青春

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在內容時光易逝的意境方面也顯然相同；而「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這和「勸君終日醉醞醞，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思想與意境也正異曲同工，不過這兩詩

的內容：前者重在聽樂，後者只以樂舞為陪襯而指飲酒罷了。現在我們再將長吉的詩句（集外詩不計）與樂府、古詩暨六朝詩歌的詞句關係，作一對照列明：

昌谷集

樂府古詩暨六朝詩

綠水詞

一、「魚生玉藕下。」——（惱）「玉藕金芙蓉。」——（子夜歌）

「南湖拔蒲根。」——（「南湖採菱芰。」——（古採蓮歌）

公）

綠水詞

二、「隱語笑芙蓉。」——（惱）「霧霧隱芙蓉。」——（古讀曲歌）

十三、「快馬逐服轡。」——（「快馬常苦瘦。」——（古幽州馬客歌）

公）

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

三、「南塘蓮子熟。」——（梁）「採蓮南塘秋。」——（古西洲曲）

十四、「六郡無勦兒。」——（「勦兒常苦貧。」——（古幽州馬客歌）

公子）

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

四、「銅街五馬逢。」——（惱）「五馬正踟躕。」——（古陌上桑詩）

十五、「稍知花簞上。」——（「反覆花簞上。」——（晉子夜四時歌）

公）

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

五、「月明中婦覺。」——（惱）「中婦織流黃。」——（樂府清詞曲、

十六、「油壁車，夕相待。」——（「我乘油壁車。」——（樂府蘇小小歌）

公）

相逢行）

六、「風吹盤上燭。」——（銅）「奄若風吹燭。」——（古怨詩行）

十七、「玉堂調笑金樓子。」——（「白玉為君堂。」——（古相逢行）

駝悲）

——（榮華樂）

七、「吳娥聲絕天。」——（拂）「揚聲悲歌聲絕天。」——（淮南王古

十八、「台下戲學邯鄲倡。」——（「作使邯鄲倡。」——（古相逢行）

舞歌辭）

——（榮華樂）

八、「楊柳伴啼鴉。」——（答）「楊柳可藏烏。」——（古樂府）

十九、「陸郎去矣乘斑駁。」——（「陸郎乘斑駁。」——（樂府明下童曲）

贈）

——（夜坐吟）

九、「繡香褰長幔。」——（惱）「繡香織成帶。」——（古楊叛兒辭）

二十、「年來持鏡頗有鬚。」——（「鬢鬢頗有鬚。」——（古陌上桑辭）

公）

（勸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

十、「骨出似飛龍。」——（惱）「飛龍落藥店。」——（古楊叛兒詞）

二十一、「花袍白馬不歸來。」——（「綠衣白馬不歸來。」——（古歌行）

公）

——（洛珠真珠）

十一、「且持感愁魂。」——（「為持解愁魂。」——（古採蓮歌）

二十二、「纖手却盤老鴉色。」——（「雙鬢鴉雛色。」——（古西洲曲）

綠水詞）

——（美人梳頭歌）

十二、「東湖採蓮葉。」——（「東湖扶菰童。」——（古採蓮歌）

二十三、「羅幃繡幕圍香風。」——（「羅幃繡幕圍香風。」——（古樂府）

——(將進酒)

二十四、「跳脫看年命。」——「繞腕雙跳脫。」——(魏繁欽定情篇)

(惱公)

二十五、「秋燕掃綺櫺。」——「雕堂綺櫺。」——(晉張協七命)

(惱公)

二十六、「離歌繞綺絃。」——「急絃無懦響。」——(晉陸機猛虎行)

(濟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

二十七、「長思劇循環。」——「情思如循環。」——(晉傅玄怨歌行)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

二十八、「好花生木末。」——「芙蓉生木末。」——(晉傅玄怨歌行)

(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之七月)

三十、「酒酣嗚月使倒行。」——「安得長繩繫白日？」——(晉傅玄九曲歌)

——(秦王飲酒)

三十一、「長繩繫日樂當年。」——「安得長繩繫白日？」——(晉傅玄九曲歌)

——(梁台古意)

三十二、「隨鸞撼玉珂。」——「乘馬鳴玉珂。」——(晉張華輕薄篇)

(馬詩之二十二)

三十三、「裊裊青櫺道。」——「白楊信裊裊。」——(宋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之平原侯曹植)

(追和何、謝銅雀句)

三十四、「河浦聚紫茸。」——「新浦含紫茸。」——(宋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惱公)

三十五、「何當金絡腦。」——「聽馬金絡頭。」——(宋鮑照代結客少年場行)

(馬詩二十三首之四)

三十六、「青軒樹轉月滿牀。」——「青軒明月時。」——(齊虞炎：詠簾)

——(勉愛行二小送)

三十七、「薄霜不銷桂枝下。」——「霜下桂枝銷。」——(齊謝朓：芳樹)

季之廬山之二)

——(河南府試十二月)

樂詞之十二月)

三十八、「淚涇紅輪重。」——「紅輪映早寒。」——(梁沈約：少年新婚爲之詠)

(謝秀才妾縞練詩之四)

三十九、「飛光，飛光。」——「飛光，飛光，忽我道。」——(梁沈約：宿東園)

(苦晝短)

四十、「阿侯在何處？」——「十六生兒字阿侯。」——(梁武帝河中之水歌)

綠水詞)

四一、「燈青蘭膏歇。」——「蘭膏依曉煎。」——(梁武帝七夕)

傷心行)

四二、「上幕迎神燕。」——「金泊圖神燕。」——(梁庾肩吾：歲感春)

感春)

四三、「髮冷青蟲響。」——「珠概雜青蟲。」——(梁昭明太子和謝秀才妾縞練詩之三)

四四、「燕山月似鉤。」——「浮雲似帳月如鉤。」——(梁簡文帝馬詩二十三首之四)

馬詩二十三首之四)

四五、「琉璃疊扇烘。」——「金鋪玉鎖琉璃扇。」——(梁簡文帝)

(惱公)

四六、「鯉魚風起芙蓉老。」——「塵散鯉魚風。」——(梁簡文帝艷歌)

——(江樓曲)

四七、「沽酒待新豐。」——「試酌新豐酒。」——(梁元帝)

(惱公)

四八、「竹葉剪花裙。」——「帳褰竹葉帶。」——(梁簡文帝：和謝秀才縞練詩之二)

謝秀才縞練詩之二)

四九、「裙垂竹葉帶。」——「竹葉裁衣帶。」——(梁徐陵：春情)

馮小憐)

五〇、「汀洲白蘋草。」——「汀洲採白蘋。」——(梁柳惲：江南)

追和柳惲)

五一、「披書案將朽。」——「不廢披書案。」——(梁庾信)

感賦之五)

五二、「梔子發金塘。」——「不如山梔子猶解結同心。」——（梁 庾信）  
 五三、「花悲北郭騷。」——「貧同北郭騷。」——（梁 庾信）  
 五四、「自從小醫來東道。」——「裁金作小醫。」——（陳張正見艷歌 行）  
 五五、「日脚淡光紅灑灑。」——「日脚沈雲外。」——（陳後主隨渠）

感春

同秋日

（河南府試十月）

（陳後主隨渠）

如此，常用摘句對比方式，似乎難免貽人以刻舟求劍之譏；可是事實上要作客觀的論證，詩人們既各為時、空身世，秉賦所限，我們實在無法勉強推求兩者詩篇其思想與意境之同，或思想意境之似，而我們只好偏重在詞句方面，這雖視野較狹；但如此做，確是不易避免的。杜子美教訓兒子說：「熟精文選理。」熟則能化，本是一定的道理，長吉作詩有佳句便投錦囊中，——（見李商隱所作李長吉小傳）未必便似傳說中的李義山喜歡獮祭群書；然而由此却可見他對楚辭，樂府，古詩和六朝人作品的熟誦；雖然我們不願諷他為「頗儉古句」，不過引出來以證胡雲翼氏說他不「因襲古人」之非，應該也是恰當的。

唐人喜擬古樂府是一種流行的風氣，所以然的原因，我不想枝蔓地又去談及，惟其如此，長吉之喜擬古樂府，這便是很自然的了，但是妙處却在他「至長吉，總不及時事，（此言似不正確，昌谷集中，有好幾首詠時事的詩，當另於專文論及）仍詠古題，稍易本題字就新，（如長歌行改為浩歌，公無渡河改為公無出門之類）及將古人事創為新題，便覺煥然有異。（如秦王飲酒，金銅仙人辭漢歌之類），遞相救不得，不然；英雄各自有見也。」——（胡震亨唐音癸籤）本來，若單以樂府諸題作詩的數量說，太白集中擬古樂府為題的詩歌數字便超過長吉，但若以詩集

中所佔的比例言，昌谷集中樂府題所佔的比例便太大了。現在我們再對照，對照，這些有關樂府、古詩和六朝詩的詞句，那麼它們之成為長吉歌詩的第二個大的淵源，足以證實沈亞之，杜牧的意見，早已就為的論。至於像：「竹雲愁半嶺。」——（蜀國絃）化自唐太宗「雲凝愁半嶺。」——（秋日二首之一）「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澀。」——（羅浮山人與葛篇）正用老杜題王宰山水圖歌之：「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以及「桃花亂落如紅雨。」——（將進酒）有似同時劉禹錫之「搖動繁英墜紅雨。」——（百舌吟）等等。因為這些詩句在昌谷集中不過一二僅見，（倒是偶用太白從高俯下的寫法較多），反而由此可窺，長吉詩歌所受唐人前輩或前輩的影響甚微，與韓門諸子的關係更是很少。但是值得注意而極少人才注意到的；倒是同時有不少詩人受了他的影響。

二、「但開風氣不為師」

「當時文士群起效之」。

「領導這一個新文學運動（唯美文學）而得着最好成績的是開始於李賀，而完成於李商隱，其他如杜牧，李群玉，溫庭筠，段成式，韓偓諸人，都是這一派的同調。」——（劉木杰中國文學發達史）他這段話，一般的中國文學史中，很少論及此點（或因篇幅關係），不過我們若注意到各人的生年，長吉生於唐德宗貞元六年（公元

七九〇年）卒於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和他的詩頗有血脈關係的李商隱，溫庭筠，義山生於唐憲宗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飛卿則生約為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公元八二〇年）——（三人的年齡根據鄭振鐸文學大綱，柳存仁中國文學史，譚嘉定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暨以葉慶炳近作「李賀的馬詩」為旁證。）所以他們生前對李賀實無親自接受影響的可能；雖然從李溫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鬼才的心折，當於後文作較詳舉及；但這自然只是私淑關係而已。不過和長吉同時的好友如權璩、楊敬之、張又新等人的詩，均與長吉不似；而受到影響的應該是和他同時的另外幾位詩人；雖然這一點極為文學史家所注意到，因為他們都不是聲譽太大的名家，所以我先從這些人的生平，簡單說起：第一，我要提及的是戴叔倫，據清康熙時勅編全唐詩所介紹，他是江南潤州人曾於唐德宗時，升遷到容管經略使，至今尚遺詩二卷，在這幾位裡面，詩名固然推他較大，輩位也確較長吉為先，但他與長吉可能是忘年之交，曾有冬日有懷李賀長吉這一首詩，其中：「歲晚齋居寂，情人動我思，每因一樽酒，重和百篇詩。……」可見兩人的交誼相當不薄，戴氏的詩風，從全部看來，固與長吉不類，但其詩中如早春曲，白苧詞——（亦樂府題）等幾首，奇峭雖遠遜長吉，但富麗而「設色穠妙」亦有

近似長吉處，今舉白字詞一首頗近長吉「秦王飲酒」的意境。

白字詞

戴叔倫

館娃宮中露華冷，  
月落啼鴉散金井。  
吳王扶頭酒初醒，  
秉燭張筵樂清景。  
美人不眠憐夜永，  
起舞亭亭亂花影；  
新裁白字勝紅綃，  
玉佩珠纓金步搖，  
回鸞轉鳳意自嬌，  
銀箏錦瑟聲相調，  
君恩如水流不斷，  
但願年年此同宵。  
東風吹花落庭樹，  
春色催人等閑去；  
大家為歡莫延佇，  
頃刻銅龍報天曙。

這首詩，一下來的起句，雖不及長吉秦王飲酒的「秦王騎虎遊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和「羲和敲日玻璃聲。」的奇崛氣勢；但其描寫音樂歌舞，惆悵時光之易逝的內容，却大體相類，末並結之以仄韻；而詩中主人翁也只是秦王易為吳王而已。嚴格說，這首詩雖然並不酷似；但我以為受長吉詩風感染最早的人，却似當為戴氏。其他可能比長吉年輩較早的人則為張碧和劉言史：

張碧字大碧，貞元中人（辛文房：唐才子傳、計有功：唐詩紀事及全唐詩均同。）唐詩紀事並謂其嘗評李長吉集以為「春拆紅翠，鬪開顰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譚嘉定中國文學家大典推定其公元八〇四年在世）新唐書藝文志記其有歌行集二卷，直到明末焦竑的國史經籍志補尚載張碧歌行集二卷，至清初康熙勅編全唐詩時，惟存殘詩十六首，再從孟郊推贊其：「天寶太白沒，六義已消息，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讀張碧集）這幾句話不但說明了他的詩在當世

確非恒流，同時我們也更可推定他的年輩應該稍先於李賀。他的遺詩中有幾首酷似長吉：今引二首，以觀其餘：

鴻溝（節錄）

吳娃捧酒橫秋波，  
力拔山兮忽到此，  
新豐瑞色生樓台，  
三尺霜鋒金匣裡，  
漢皇驟馬意氣生，  
西南掃地迎天子。

我們若對照昌谷集的，公莫舞和白虎行——

（外集詩），顯然張碧這首詩中的：「新豐瑞色生樓臺，西楚寒蒿哭楚鬼。」是受了公莫舞中的：「芒碭雲瑞抱天迴，咸陽王氣清如水。」的影響；而「漢皇驟馬意氣生，西南掃地迎天子。」也與長吉白虎行中的：「朱旗卓地白虎死，漢王知是真天子。」有異曲同工之妙。至於題材、意境、詞句，甚至於用韻，也很可以看出與昌谷集中二詩，有明顯相通的地方。再如：

美人梳頭

張碧

玉堂花院小枝紅，  
玉蓉驚覺濃睡醒，  
金盤解下叢髮碎，  
皓指高低寸黛愁，  
須臾攏掠蟬鬢生，  
芙蓉拆向新開臉，  
鸚鵡偷來話心曲，  
綠窗一片春光曉，  
圓蟾掛出妝臺表。  
三尺巫雲綰朝翠，  
水精流滑參差醉，  
秋泉冷透冬冰明，  
秋泉慢轉眸波橫，  
屏風半倚遙山綠。

方，如：張詩二、三兩句：「綠窗一片春光曉，玉容驚覺濃睡醒。」李詩三、四兩句則為「轆轤啾啾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大家都是同在寫美人睡醒，而驚醒的原因則一為「春光」，一為「轆轤」；一是光彩，一是聲音之別而已。又張詩「圓蟾掛出妝臺表。」李詩之「雙鸞開鏡秋水光，解鬟臨境立象牀。」雖然在名詞上，張隱、李顯、但意境上，同為美人攬鏡自照則一。再如張詩之「金盤解下叢髮碎，三尺巫雲綰朝翠。」「須臾攏掠蟬鬢生」與李詩之：「解鬟臨鏡立象牀，一編香絲雲撒地。」以及「纖手却盤老鴉色。」「粧成紫鬢欹不斜。」——前兩句也實際上是在同說美人臨鏡解髮，和結髻，在句意上，也只是前兩句張隱、李顯，後面的詞句，張李便俱把它點明了。至於張詩的首句，「玉堂花院小枝紅。」實與李詩末句的「下階自折櫻桃花。」大家都同指櫻花，而張係暗示，李則明言罷了。不過張碧的詩風以後又轉向李白方面：「及覽李太白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鯁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巔，視諸阜者耶！——」（計有功唐詩紀事）他便放棄對長吉的步趨了。

現在我們繼續談及與長吉同時或年輩稍先的另一位：「劉言史邯鄲人，與李賀同時，歌詩美麗恢曠，自賀外，世莫能比，亦與孟郊友善。」——（皮日休劉棻強碑文）這是關於他最早的記載，其他如唐詩紀事——（計有功），唐才子傳——（辛文房）全唐詩等書均有類似記載，他既與孟郊友善——（據柳存仁中國文學史，鄭振鐸



學大綱：孟郊生於公元七五一年卒於公元八一四年，約長李賀近四十歲。）年輩可能亦當稍早於長吉，譚嘉定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推定其約公元七四二年在世。他的詩，新唐書藝文志謂有六卷，至元時辛文房唐才子傳亦云：「歌詩六卷今傳。」但至清初輯全唐詩時，僅餘一卷；以其當時曾負盛名，和詩篇流傳之久言，自非泛泛之輩，但其宦途蹭蹬頗類長吉，官止棗強令，（葛賢寧中國詩史謂他「字棗強」大誤。）晚年竟客死襄陽，近人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曾把他列入韓門諸子，他的詩有一部分淒厲的，酷似長吉，現引一首以規：

## 夜入簡子古城

劉言史

遠火熒熒聚寒鬼，  
綠燄欲銷還復起；  
夜深風雪古城空，  
行客衣襟汗如水。

由此可見，毋怪時人把他和長吉相提並論了。其後則有：「莊南傑，與賈島同時，曾從受學，工樂府雜歌，詩體似長吉，集二卷今行。……」（元辛文房唐才子傳）至清初輯全唐詩時，他的詩僅存五首，（譚嘉定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推定其公元八二七年前在世），則年輩或稍後於長吉，莊詩亦有「雁門太守行」，此詩不但用題慕仿長吉，而句調險澀，亦頗似長吉，刻徵引如後：

## 雁門太守行

莊南傑

旌旗閃閃搖天末，  
長笛橫吹虜塵闊。  
跨下嘶風白練鞵，  
腰間切玉青蛇撥。  
擊革撻金燧牛尾，  
犬羊兵敗如山死。  
九泉寂寞葬秋蟲，  
濕雲荒草啼愁思。

辛文房曾評其詩：「未免按抑，不出自然，亦一好奇尚僻之士耳——。」惟其如此，末兩句酷仿長吉尤不可忽過。——這四個人的詩風俱有相似長吉處，比較起來，鄙臆：還是張碧兼得其奇峭和穠艷。說到這裡，未免有人會發生這樣的疑問，這四位既與長吉並世，焉見長吉不是受他們的影響？但我以為：戴叔倫遺詩頗多，其中只有極少詩篇，略有長吉部份作品的氣氛，年輩雖先；可不能說是影響了長吉。張碧既有謂「予嘗讀李長吉集，以為春拆紅翠，關開蟄戶，奇峭者不可攻也。」自可見其對長吉仰慕之忱；而皮日休並特謂劉言史：「自賀外，世莫能比。……」已明白指出了受其影響。莊南傑他既曾受業於賈島，年輩當較賀後，故辛文房選謂其「詩體似長吉。」而且他們現遺的作品中，與長吉相類的也並不太多。——倒是長吉與他們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友誼，我們却由此可見於長吉並世詩人中所產生的影響，比較韓門諸子，他是很大的一位，我們不能像一般文學史家，都往往忽略了「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舊唐書本傳）這幾句有力的話。

## 三、李溫希風 趙劉嗣響

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達史，認為「李義山、

溫飛卿，都是長吉後起的同調。」（已見前引不贅）這雖是一般文學史很少說的話；但它本是清人方扶南的見解，方批李長吉詩集說：「李白，李賀皆取法於九歌，賀尤幽渺學其長句者，義山死，飛卿浮，宋元人俗，工力之深如義山，學杜五排，學韓七古，學劉中山七律皆得其妙，獨學賀

不近，賀亦詩傑矣哉。」，按義山曾作李長吉小傳，即有「長吉生時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帶耶？」的感慨；本來他自己倉惶於牛、李兩黨之間，蹭蹬仕途已與長吉同感；而李長吉小傳中：「所與遊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輩為密。……」我以為王參元即其叔岳，（見李商隱樊南甲乙集……代僕射漢陽公（王茂元）遺表：「遂與季弟參元，俱以詞場就貢。……」）耳濡目染中，他自然更會增加對長吉的仰慕。李、溫二家同是中晚唐極負盛名的大詩人，他們的生平毋須簡介：現在先就義山集中效長吉的諸詩來談，則其學長吉七古者有好幾首：「如房中曲、海上謠、宮中曲、射魚曲、李夫人，效長吉井陽宮井雙桐，和鄭愚贈汝陽王孫家箏妓二十韻，無愁果有愁曲，七古、日高等均是，而其中李夫人是用的原題，另外並有標明效長吉的，而五古亦有以效長吉為題的，刻舉錄其五、七古各一首以明之：

## 效長吉

李商隱

長長漢殿眉，  
鏡好鸞空舞，  
君王不可問，  
昨夜約黃歸。

這首詩以意境言，雖不失與長吉有相似之處，但若以表現的方式言，則首四句的對仗工整，而一二句之首，同用疊字，却不似長吉短詩常用的了。現在再舉其七古一首如下：

## 射魚曲

李商隱

思牢弩箭磨青石，  
繡容蠻渠三虎力，

尋潮背日何泓鱗，  
織纖粉醉馨香餌，  
含水漢語遠於天，

貝闕夜移鯨失色。  
綠鴨迴塘養龍水；  
何由迴作金盤死。

這首詩，據清人馮浩箋註：認為係指李衛公（德裕）貶崖州而作；但是義山的詩往往詞旨隱晦，元遺山論詩絕句，早就有「無人作鄭箋」之嘆，這首詩，雖然我們也可以推想到他意必有指，但與本文題旨無關；不過我認為它的遣詞用韻都較似長吉，其他便不再作懸揣了。溫、李不但齊名，而且飛卿對長吉的作品，也和義山同樣地景慕，他有不少的詩歌，在「設色穠妙」方面頗受長吉的影響，甚至有些詩歌，可以謂為有意仿作。現在我各舉他們一首以作比照：

天上謠

李賀

天河夜轉漂迴星，  
玉宮桂樹花未落，  
秦妃卷簾北窗曉，  
粉霞紅綬藕絲裙，  
東指羲和能走馬，

銀浦流雲學水聲。  
仙妾採香垂珮璫。  
窗前植桐青鳳小，  
青洲步拾蘭苕春；  
海塵新生石山下。

曉仙謠

溫庭筠

玉妃喚月歸海宮，  
銀河欲轉星醫醫，  
宮花有露如新淚，  
綺閣空傳唱漏聲，  
遙遙珠帳連湘煙，  
碧簫曲盡彩霞動，  
秦王女騎紅尾鳳，  
霧蓋紅塵儂兆家，

月色澹白涵空空。  
碧浪疊山埋早紅。  
小苑叢叢入寒翠。  
網（銅）仙未辨連雲字。  
鶴扇如霜金骨仙，  
下視九州皆悄然。  
乘空回首晨鷄弄；  
世人猶作牽情夢！

這兩首詩的背景，兩人同是在寫的天上生活

，而時間又都是描寫的由深夜而至破曉；我們若再細看二詩的詞句，則「玉妃喚月歸海宮。」多少受有「呼龍耕煙種瑤草。」的啓示，而「銀河欲轉星醫醫。」更富「銀河流雲學水聲。」的意味。他如「小花叢叢入寒翠。」也多少近似長吉的：「蘭風桂露灑幽翠。」——（洛姝真珠）而「宮花有露如新淚。」——這種比擬方法，也很近似長吉的「幽蘭露如啼眼」——（蘇小小墓）至於「秦女王騎紅尾鳳，乘空回首晨鷄弄。」「秦女」「秦妃」意固極似，「紅鳳」「青鳳」概念亦復相連，而又同是寫的天方破曉，所以飛卿的這兩句詩和長吉的「秦妃卷簾北窗曉，窗前植桐青鳳小。」的句意，亦有脈絡可尋。蘇雪林氏在唐詩概論中曾謂「長吉詩多學李白的高處看法。」鄙應亦以為天上謠與曉仙謠的末兩句，正是同類型的居高臨下的寫法，但以整篇來看：溫詩却不及李詩的奇峭與勁活，再從這兩篇詩結束處留心，溫以四句，李則兩句，雖然同用仄韻，却仍然溫覺舒緩，李似急促，毋怪胡震亨說：「溫飛卿七言樂府似學長吉，第局脈緊慢稍舒，彼愁思之言促，此淫思之言縱也。」——（唐音癸籤）此點古人固已先我言之了。長吉詩本不易學，以李溫之才，只博得：「學其長句者，」「義山死，飛卿浮。……」（方扶南批註）而沈亞之序詩謂：「……由是後學爭踵，相與綴裁其字句以媒取價……」（沈下賢集）可見這兩位大家以外，搦搢昌谷集的，那時竟有不少人在。——這又不僅「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舊唐書本傳）了。但是近人顧實認為長

吉「彼於詩費盡嘔心之苦，然以修辭之技工，故意掬捩而言之也。」——（中國文學史大綱）在這一方面影響所及，他還是認為「在其初之偉者，李商隱，溫庭筠也。」——（中國文學史大綱）——這又可見溫李同學長吉，雖然均難神似，但總是受了他「修辭之技工」的影響，到後來竟成為宋初西崑派的淵源，這也未嘗不算是長吉身後的潛流。

中晚唐的詩人，較李溫名氣為小，時代也稍後的，還有「趙牧不知何許人？大中：咸通中學李長吉為短歌……」（計有功唐詩紀事）又「時與（趙牧）劉光遠亦慕長吉，凡作體效，猶能埋沒意緒，竟不知所終，俱有詩傳世。」——（辛文房唐才子傳），但時至今日，劉光遠詩已不易見，而唐詩紀事和全唐詩，均祇錄趙牧之對酒一首，刻為舉引：

對酒

趙牧

雲翁耕扶桑，  
手按六花甲子，  
長繩繫日未是愚，  
饑魂弔骨吟古書；  
裂衣換酒且為娛，  
夜飲一壺；  
紂非舜是何足憑，  
醉裏白龍多上昇；  
金丹始可延君命。

種黍養日鳥，  
循環落落如弄珠。  
有翁臨鏡持白鬚，  
馮唐八十無高車。  
何乃自苦八尺軀，  
勸君朝引一瓢，  
杞天崩雷騰，  
桐君桂父宜勝我，  
菖蒲花開魚尾定，

按此詩，在意境方面小部份似長吉之苦畫短，大部份則全仿將進酒之意。如以詞句論：則「

雲翁耕扶桑。」有從「呼龍耕煙種瑤草。」——  
 (天上謠) 化出之跡，「長繩繫日未是愚。」——  
 亦與「長繩繫日樂當年。」——(梁台古意)  
 極似。「饑魂弔骨吟古書。」亦即長吉之：「雨  
 冷香魂弔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  
 (秋來)「裂衣換酒且爲娛」則與「旗亭下馬解  
 秋衣，真我宜陽一壺酒。」——(開愁歌) 同意  
 他若「菖蒲」「白龍」「金丹」等名詞亦多似  
 長吉詩中所常用之詞。而結語數句，亦「酒不到  
 劉伶墳上土」——(將進酒)的變語。宋人吳聿  
 謂：「趙牧效李長吉歌詩，自謂躋金結繡而無痕  
 跡。」——(觀林詩話) 惜今日可見者，僅此一  
 首，雖然它相當「躋金結繡」，穠妙處有類長吉  
 但亦未見十分奇峭，然而他總不失爲晚唐深受  
 長吉影響的一位詩人。

#### 四、宋人巨眼，「鬼才」生色，沾馥詞壇，啓沃後村：

宋初的西崑體縱橫文壇的時期不算短，他們都上宗義山，在修辭方面，長吉的詩，可以說多少對他們有點間接影響，到了理學的思想萌芽，在文章上學韓(愈)，在詩歌上，杜(甫)、李(白)、韓(愈)的餘波，廣被於諸家。李長吉性行固不合中道，名實又均不及三家，詩既奇詭，而「感怨刺懟」又淵源於楚辭和穠麗的六朝宮體，北宋對他步趨的詩人便極少了。但是假使我們認爲後人的批評，也不失爲作品的影響，那麼宋人對他的注意是很不尋常的。宋初末郊(景文)們首先拈出了「太白仙才，長吉鬼才。」——(馬端臨文獻通考) 將他和太白並列。這可見他們對長吉的注意和推崇，其後，最大的理學家朱熹，除了認爲「賀詩巧」以外，也把長吉和太白相提並論：「李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朱子語類) 宋代以提倡詩禪著名的滄浪詩話——(嚴羽)，論及長吉的詩處更多，如：「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然仙詩，鬼詩皆不多見，多見則仙亦使人不驚。……」又「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又「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玉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他如「李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才，太白以意爲主，而失于少文，賀以詞爲主，而失于少理。」——(張戒歲寒堂詩話) 嚴羽論詩本是主張「羚羊掛角，無迹可求。」不要著象的人；可是他對設色穠妙的長吉的歌詩往復致意如此，可謂相反相成；而朱子則以一代儒宗，對之竟刮目相視，張戒雖不滿長吉但亦竟將其與太白比較，認爲「二家瑕瑜互見，可見儘管宋人很少名家去學長吉的詩(但並非絕對)，但是謂爲長吉歌詩的聲價，開始因宋人將他與太白並提而增高，並不爲過。另外的一面，我們再從北宋張耒的「福昌(長吉)故居懷古」，到李綱的「讀李長吉詩」以及南宋劉辰翁的刊刻長吉詩評，首先詳註長吉，可見宋代諸家對其人其詩仰慕之深之多。我們若再從宋僧道潛(即參寥、蘇軾友)的觀明發「高軒過圖」詩，和徐俯(黃庭堅甥)的李賀晚歸圖詩——更可看出長吉不平凡的事跡，不但在北宋已垂諸丹青，並且進而爲畫院的對象了。(徐詩有：「皇都開藝學，博士是

新除句。」可以窺知。) 不過儘管如此，宋人對他詩歌發生貶詞的並不是沒有：「放翁曰：『賀詞如百家錦衲，五色眩耀，光奪眼目。……求其補于用無有也。』」——(趙宦光彈雅) 「李長吉語奇而入怪。」——(周紫芝古今諸樂府序) 「如李長吉錦囊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其所謂施諸廊廟則惑矣。」——(張表臣珊瑚鉤詩話) 在理學風靡的時代，「諷刺怨懟」固不合中道，「鯨吞鰲吐」也駭人眼目，驢背覓句，又致其本身陷入「雕琢肝腸，已乖衛生之術。」——(宋周益公平園續稿) 這可能是宋代大詩人很少向他步趨的原因；但是到了南宋末年，摹效長吉體甚工的，却有「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莆田(福建)人，以蔭入仕，官至龍圖閣直學士，他著有後村大全集，內有後村詩話。」——(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 劉後村是宋末詩壇大家，同時也是理學名儒，他論詩對晚宋永嘉四靈的清新作風頗爲不滿，如：「競爲蛙蚓號鳴態，烏睹龍鸞天矯姿？」——(題黃瀛文近詩) 「世間小家數，不瘦失之寒。」——(題近稿) 「肯學小兒烹虱脛，要看大手拔鯨牙。」，(題林文之詩卷) 因而他以為「如永嘉詩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買鳥姚合之藩而已。」——「瓜圃集序」他又嘗言：「愛：古樂府，李賀最工。」、「長吉歌行，新意險語，自有蒼生以來所絕無者。」——(後村詩話) 可見他對長吉體之仿效並非偶然的興趣，宋末魏慶之詩人玉屑會引玉林以爲他的齊人少翁招魂歌，趙昭儀春浴行，東阿王記夢行——「此三篇絕類長吉，其間精妙處，恐賀集中亦不多見也。」

這三篇所咏的都是漢魏宮闈故事，齊人少翁招魂歌顯即長吉之「李夫人」變題，因舉錄此首如後：

齊人少翁招魂歌

夜月抱秋衾，

艷骨泣紅蕪，

臥聞秦王女兒吹鳳簫，

素娥對襟跨玉兔，

粉紅小蝶沒柳煙，

尋愁不見入香髓，

詩中的名詞如「紅蕪」「茂陵」「秦女」「星河」「素娥」「玉兔」「桂宮」「老仙」等皆為長吉詩中所用諸詞。「回望桂宮一點霧」。是從「遙望齊州一點煙。」——(昌谷集夢天)化出，「霧花點衣碧成水。」亦與「青青無光宮水咽。」——(昌谷集李夫人)之句相彷彿。平心而論，即以意境的似明似晦言，亦頗有長吉詩風，更無論詞句了。

劉克莊  
支枕玉鸞小；  
茂陵三十老。

淚入星河翻鵲橋，

回望桂宮一點霧。

白茅老仙方瞳圓；

露花點衣碧成水。

又如另一位清人亦認為：「觀美成，白石諸家，嘉藻紛紛，靡不取材於飛卿、玉溪，而於「長爪郎」(按李商隱李長吉小傳有「通眉，長指爪」語)，尤多裁制。」(鄭文焯：「詞原對律，與人論詞書」)現在我們便把北宋周邦彥的片玉詞和南宋吳文英的夢窗詞甲、乙、丙、丁稿中的詞句，和長吉詩中諸語，作一列比，以明其關係，因為這二位都是兩宋词壇極負盛名的大家，故亦不簡介其生平。

而其後陳衍元詩紀事引蓬窗錄：「謝皋羽詩，余尤愛其鴻門宴一篇：李賀集中亦有鴻門宴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於藍矣。」按謝氏諸詩確有部份學長吉處，然皆遠遜劉作精妙，故不再錄。

李賀 昌谷集  
「吳霜點歸鬢。」——「吳霜侵翠葆。」——  
(還自會稽歌) (玉樓春)  
「吳霜點鬢髮。」——「鬢點吳霜。」——  
(還自會稽歌) (玲瓏四犯)  
「楊柳伴啼鴉。」——「暗柳啼鴉。」——  
(答贈) (鎖窗寒)  
「桃花亂落如紅雨。」——「桃花幾度吹紅雨。」——  
(將進酒)  
「淡蛾流平碧。」——「桂華流瓦。」——  
(昌谷詩) (解語花)  
「殘蛾鬪雙綠。」——「雙眉盡日翻。」——  
(石城謠) (解語花)  
「酒中倒臥南山綠。」——「山影倒入瓊杯。」——  
(江南弄) (鎖陽台)

不過宋詩裡像劉氏這樣的作品確是太少，長吉對宋代文學的影響，從若干跡象尋來，還是應該在足以代表宋代文學的宋詞方面。宋人張炎說：「……如賀方回，吳夢窗皆善於鍊字面，多於溫庭筠，李長吉詞句來。……」——(詞原)又如另一位清人亦認為：「觀美成，白石諸家，嘉藻紛紛，靡不取材於飛卿、玉溪，而於「長爪郎」(按李商隱李長吉小傳有「通眉，長指爪」語)，尤多裁制。」(鄭文焯：「詞原對律，與人論詞書」)現在我們便把北宋周邦彥的片玉詞和南宋吳文英的夢窗詞甲、乙、丙、丁稿中的詞句，和長吉詩中諸語，作一列比，以明其關係，因為這二位都是兩宋词壇極負盛名的大家，故亦不簡介其生平。

字宋末劉後村會識：「美成頗儉古句。」單以採掇長吉詩句言，亦可謂所指非虛；不過我們若再稍稍細釋吳文英的夢窗詞甲、乙、丙、丁稿，則也許因為吳詞份量稍多的關係，它與昌谷集中的詞句關係却還要來得更深：

李賀：昌谷集

「吳霜點歸鬢。」——(還自會)

稽歌)

「吳霜點歸鬢。」——(還自會)

稽歌)

「吳霜點歸鬢。」——(還自會)

稽歌)

「吳霜點歸鬢。」——(還自會)

稽歌)

「吳霜點歸鬢。」——(還自會)

吳文英，夢窗詞甲、乙、丙、丁、稿

「猶記初來吳苑，未清霜飛鬢。」——

——(水龍吟)

「吳霜點歸鬢。」——(丁香結)

稽歌)

「吳霜點歸鬢。」——(賀新郎)

稽歌)

「吳霜點歸鬢。」——(豐樂樓)

稽歌)

「吳霜點歸鬢。」——(玉漏遲)

稽歌)

「吳霜點歸鬢。」——(還自會)

稽歌)

「吳霜點歸鬢。」——(還自會)

稽歌)

「吳霜點歸鬢。」——(還自會)

稽歌)

「吳霜點歸鬢。」——(還自會)

稽歌)

「吳霜點歸鬢。」——(還自會)

「客鬢霜鋪。」——(漢宮秋)

稽歌)

「可憐千點吳霜寒銷不盡。」——(祝英台近)

稽歌)

「烏帽壓吳霜。」——(浪淘沙)

稽歌)

「兩鬢清霜。」——(祝英台近)

稽歌)

「如今鬢點淒霜。」——(鶯啼序)

稽歌)

「吳霜點歸鬢。」——(還自會) 「鬢點千霜。」——(法典獻仙音)

稽歌)

「吳霜點歸鬢。」——(還自會) 「賦情頓雪雙鬢。」——(憶舊遊)

稽歌)

「楊柳伴啼鴉。」——(答贈) 「衰柳啼鴉。」——(慶宮春)

「春月夜啼鴉。」——(過華清宮)

「曉霞紅處啼鴉。」——(蝶戀花)

宮)

「鴉啼露滴桐。」——(惱公)

「陰陰綠潤暗啼鴉。」——(訴衷情)

「鴉啼露滴桐。」——(惱公)

「陰陰潤綠，暗裡啼鴉。」——(憶舊遊)

「鴉啼露滴桐。」——(惱公)

「酒醒幾度，啼鴉暝。」——(蝶戀花)

「鴉啼露滴桐。」——(惱公)

「明朝客夢付啼鴉。」——(醉桃源)

「鴉啼露滴桐。」——(惱公)

「亂鴉啼後。」——(燭影搖紅)

山田中行)

「會試雲根味。」——(瑞龍吟)

山田中行)

「尊前岸幘，同撫雲根。」——(齊天樂)

「雲根苔蘚山上石。」——(南)

「旋疊雲根。」——(三妹媚)

山田中行)

「恨盈蠶紙。」——(鶯啼序)

「莫遣花蠶粉空蠶。」——(秋)

「腰裏帶金蟲。」——(惱公)

張炎曾謂：「夢窗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

「理所當然了。周吳分於兩宋詞壇，各自蔚成風氣，他們的詞和昌谷集的關係，由前引已可窺知

……」(詞原)則其嚮往陸游批評的「賀詞如白

家錦衲，五色眩耀，光奪眼目。……」——那便，於此我們更可臆定，長吉歌詩的沾溉宋代詞人

來)

「莫遣花蠶粉空蠶。」——(秋) 「怕遣花蠶蠶粉。」——(丹鳳吟)

來)

「腰裏帶金蟲。」——(惱公) 「腰裏帶金蟲。」——(江神子)

「千山濃綠生雲外。」——(河) 「千山濃綠未成秋。」——(西江月)

南府試十二月，樂府四月)

「石破天驚逗秋雨。」——(李) 「一枕啼秋雨。」——(點絳脣)

憑筌篋引)

「銀浦流雲學水聲。」——(天) 「聽銀水聲細。」——(鶯啼序)

上謠)

「玉畧汲水桐花井。」——(染) 「瓦瓶汲井。」——(花上月令)

絲上春機)

「天上分金鏡。」——(七夕) 「天邊金鏡不須磨。」——(玉樓春)

「帝遣天吳移海水。」——(浩) 「天吳駕雲闐海凝。」——(豐樂樓)

歌)

「魚沫吹秦橋。」——(古悠悠) 「魚驚墜，暗吹沫。」——(霜天曉角)

行)

「宮人正醫黃。」——(同沈耐) 「初試宮黃。」——(天香)

馬賦得御溝水)

「騎距(駟)驢。」——(李商隱) 「蹇驢吟影。」——(催雪、用賀故事)

李長小傳)

之深，並不遜於唐詩任何大家，更無論韓門郊島

之倫了。